

东流山杜鹃红

毛维青 著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东
流
心
与
杜
鵑
红

前 言

我曾经历过“皖南事变”这一悲壮的历史事件,又因此被囚于上饶集中营,在这人间地狱坐了一年的牢;又从魔窟中狱越出来,回到了党的怀抱。为此,有关历史研究部门和某些刊物约我写回忆录。

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我有责任把这段血腥的历史写出来。我用我的心和泪写我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的、在那残酷战斗中壮烈牺牲的首长、战友和亲人,以及他(她)们在狱中用鲜血和年轻生命写下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事迹,以鞭策自己、教育后人。

当我们的国家已迈开大步,进入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社会繁荣富强的年代,我们幸存者享受到美好的胜利成果时,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革

命先驱者，他们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缔造了人民的共和国。如今他(她)们长眠在皖南、泾县东流山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那山上的杜鹃花正是用他们的鲜血灌溉得如此鲜艳和灿烂。

愿他(她)们的英灵与日共辉，愿他(她)们的革命牺牲精神永照千秋！

这些稿件都在各种刊物上先后登载过，现在把它汇编成册，作为我八十岁生日献给我的老战友和下一代的礼物。

这里要感谢我集中营的难友——李士俊同志为我编辑了这本集子。

还要感谢安徽书法家王澍同志为我题写书名。

请批评指正！

毛维青

2001 年 11 月于杭州西湖

目 录

一、壮丽的青春·····	(1)
二、囚上饶集中营的前前后后·····	(20)
三、“女生队”的斗争·····	(41)
四、忆施奇·····	(55)
五、赤石壮歌——忆杨瑞年烈士·····	(66)
六、忆汪企求战友·····	(75)
七、浩气凛然的好军长·····	(87)
八、缅怀项英同志·····	(94)
九、历史的见证 ·····	(101)
十、叶挺桥上再留一个影 ·····	(109)
十一、啊！一月四日 ·····	(112)
十二、东流山上悲壮的一幕 ·····	(116)
十三、诗词六首 ·····	(120)

壮 丽 的 青 春

我亲爱的哥哥毛中玉烈士，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二个年头了。在一九四一年血腥的皖南事变中，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下壮烈牺牲，时年只有二十二岁。

记得一九三七年年底，哥哥在离开战火纷飞的上海，奔赴抗日前线去参加革命的时候，曾满怀激情和信心对亲友们说：“再见吧！等胜利的那一天，我们的军队回到上海时，我一定和战友们来共饮胜利之酒……”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们的部队解放了上海。等我见到等白了头的母亲以及姐姐妹妹和亲友时，多少欢乐的眼泪流在一起！她们在狂欢中到处寻找：“阿玉（他的小名）呢？他怎么没有回来？”此时此刻，我怎能让不幸的悲痛去冲散欢乐的气氛，怎能忍心去创伤慈母的心呢？我以最大的毅力，强作镇静地对她们说：“哥哥他，他的部队进驻很远、很远的边疆……。”我哽咽了，偷偷地咽下泪水。啊，当我们举杯高歌、痛饮胜利酒的时候，可你，亲爱的哥哥，你却不能回来喝这杯酒了，你已经为革命献出了你年青的生命！我只能将这杯胜利之酒洒向大地，让你和烈士们在九泉之下与我们共饮吧！啊，亲爱的哥哥！你的血没有白流，是你和无数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我们

伟大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使她在天安门城楼上，在蔚蓝色的天空中迎风飘扬，把祖国的山河点染得如此绚丽、光彩！我们将踏着你和烈士们的血迹去继续战斗。人民将永远、永远地记得烈士们的伟大不朽的功勋。

童 年 苦 难

哥哥原名毛振玉，生于一九一八年。幼年在宁波念过几年私塾，后随父经商迁居上海，在湖州旅沪公学念书。虽然当时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一家八口（祖母、父母亲、我们兄妹五人），靠父亲薪水，省吃俭用，倒也过得十分欢乐。

中玉是独子，又系长孙，颇得祖母和父亲的宠爱。父亲是个胸怀开朗，思想开通的人，他虽然偏爱儿子，但在学业上，对他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记得，父亲常常一清早就伴着哥哥朗朗地读书。我当时虽然不知道念的是什么意思，但久而久之听熟了，也学着哥哥摇头晃脑地背古文，什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他有时回过头来，投以赞赏的目光，给我装一个鬼脸。他那憨厚的、亲切的笑脸和读书声，至今还常常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非常喜欢看书，工余回家，他总是捧着薄薄的线装本，对着密密麻麻的石印字，坐在摇椅里看得出神。他带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有时还要用放大镜去看批注。他几乎晚上都要给我们讲故事。我们特别喜欢他讲聊斋中

善良的狐狸精的故事，我们姐妹几个又爱听又害怕，常常躲在母亲的怀里，而哥哥却装着山魅来吓唬我们。星期天，父亲还经常带我们去逛公园，有时也看电影，偶而也带我们去看京戏。我记得哥哥看了电影《火烧红莲寺》和京戏《封神榜》、《西游记》后，就被神奇的剧情和飞檐走壁的特技和机关布景迷住了，回家后，他跳到床上，拉开“帐幕”，一会儿学孙悟空抓耳摸腮的精灵模样，一会儿又学猪八戒挺着肚子的蠢相。他学什么象什么，常常博得大人小孩连连称好。他还用硬纸板剪了人和动物，制成活动的“西洋镜”给我们看……这一切，使我们几个姐妹从心底里佩服他，什么都听他的，对他非常尊敬。

一九三二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父亲突然从楼梯上跌了下来。他自觉头晕，身体不适，但当时既没有求医，也没有吃药。三天后，父亲突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家里还以为是他的癫痫病复发了，但这一次来势很猛，接着，鼻子、嘴里流出了血丝。等医生到家，父亲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医生说是“中风”，无药可救。这个晴天霹雳，打得全家昏天黑地。当时父亲只有三十三岁，就这样撇下年轻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与世长逝了。当时最大的中玉只有十四岁，最小的妹妹只有两岁，还有年过半百的老祖母。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几次三番要跳进棺材与父亲“同去”。家里既无片瓦又无积蓄，老的老，小的小，在这势利的旧社会，孤儿寡母，今后的日子真是不堪设想！在叔伯和舅父的帮助下，又变卖了一些家私，总算办完了

丧事。

谁知父亲尸骨未寒,“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在被洋人称作“中国地界”的低空盘旋,狂轰乱炸。我家居住的闸北一带,一片火海。母亲只得带着我们逃到法租界的亲戚家去避难,过得提心吊胆的流亡生活。过了几天,轰炸稍停,哥哥瞒着母亲,悄悄地回到闸北去看看我们的家。那里烟雾迷漫,只见火光一片废墟,我家的房子被日本鬼子炸塌了。家破!人亡!何处安身?这一幕幕的惨景,在他年轻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母子们只有抱头痛哭。唯一的路,只有回宁波老家去投亲。于是母亲抱着小妹妹,哥哥背着大妹妹,我和姐姐拎着包裹,在枪炮声中跟着亲戚到了十六铺轮船码头。那里人山人海,叫喊声、啼哭声,一片凄惨的逃难景象。我们好不容易挤到去宁波的轮船码头。谁知轮船没有靠岸,只在当中架了一条狭长的跳板。我们互相拉着衣服,一步一步,战战兢兢地上船,好险呀!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黄浦江。可是后面逃难的人群还在蜂拥般挤上来,我们艰难渡过了这“独木桥”,挤到船舱的一角,才舒了一口气。等呀等,天已经渐渐地黑了下来,早已超过了开船的时间,人流还象潮水般往甲板上涌。突然,船身似乎摇晃了一下,接着人声沸腾,哭声震天:“救命呀!人落水了!”“别开船呀!我的妻子还在岸上……”“天哪!我的孩子……”“爸爸……妈妈……”

船上,岸上,生离死别,妻离子散,然而,船却无情地、

缓缓地离开了码头……

原来,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刻,人们为了不落入日寇的魔掌,拚死拚活地往船上挤,可船已大大超过载重量。船长也顾不得这许多,命令一下,抽掉跳板。船开了,而一家中有的在岸上,有的在船上,抽掉跳板时,有的人还想冲上来,不幸落入黄浦江,无情的江水吞没了苦难的同胞……。中玉挤到甲板上,面对晚风凄凄,江水滔滔,血泪斑斑的情景,一幕幕在他眼前掠过,满腔的悲愤象黄浦江一样翻腾。

回到宁波,我们在舅父家借了一间小屋住了下来。一家六口靠变卖家私和几位舅父们的接济生活。当时中玉初中尚未毕业,他是多么渴望继续求学啊!但他深知,这个家庭重担理所当然的要落到他的肩上,因此他要求母亲设法让他去学生意。母亲四处求人,总算找到一家钱庄去当了学徒。母亲千针万线的给他缝制了一件长袍,还织了一条长围巾。临走前,她含着泪再三叮嘱:“阿玉,委屈你了,小小年轻,要是你爸爸在……”

三年学徒,第一年是不能回家的。中玉一进去,刻薄的老板就给他剃了个光头,以节省剃头钱。一个月只给一元月规钱。他白天看店堂,晚上睡柜台。打扫店堂,挑水烧饭,抱孩倒尿自不用说,最伤脑筋是大小便不准在店堂,一定要他到后门荒郊坟地上去,真是白天怕狗咬,晚上怕鬼闹。老板冷酷无情,动不动就扭耳朵,揪头皮,弄不好还要挨打。老板娘是个刻薄鬼,每天只给他一些吃

不饱也饿不死的剩菜冷饭……这一切，中玉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而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任何本领可学，精神生活又象沙漠一样的枯干。既不能看书，也没有任何温暖和欢乐，餐上只有一盏孤灯相伴着他。在微弱的油灯光下，他一面写日记，一面流泪，更觉得孤苦。最最伤心的是他几次路过家门而不能回，只能默默地在门口站一站，从门缝里瞧一瞧，然后恋恋不舍地走了。他是多么想看一看母亲和妹妹啊！可是无情的封建店规，是不能逾越的。他把这段凄凉的学徒生活，点点滴滴地记在日记本上。当我们以后翻开他的日记时，只见小本子里泪痕斑斑。不满一年，他实在受不了了，终于鼓足勇气，偷偷地逃出了冷酷的封建牢笼。他手捧几块银元，含泪交给母亲：“妈妈，我一个铜板也没有用，可我，再也不去钱庄了……”说着，一头扑在母亲的膝盖上呜咽了。母亲的泪水点点滴在儿子的脸腮上……

少年壮志

一九三四年，中玉回到上海，求亲访友，终于到一家公司去当练习生。虽然学徒和练习生，都是旧社会最低的职业，但前者是带有浓厚的封建专制性质，而后者却有资本主义色彩。这对中玉来说是自由多了。白天干完工作，晚上和星期天就是他自己的“天下”了。

中玉星期天经常到舅父家去走走。由于他为人忠厚、诚实，天资聪明，性格又活泼，颇得他们家的欢迎。特

别是和我二表姐(他的表妹)相处较好,她和其他几个势利的表姐妹不一样,为人爽直,心地善良,没有因我家家境不佳而另眼相看,再加上她当时在“慕尔堂”学钢琴,家里也有一架钢琴,这就深深吸引了从小爱好音乐的中玉。他常常细细地翻阅她的琴谱,静静地听她练琴,还要求表姐收下他这个学生。她把学校学来的课程毫无保留地授于他。晚上和星期天,中玉几乎全部扑在音乐的修养上。他开始踏进音乐之门了。

他在公司里,结识了好几个青年朋友,晚上经常聚在集体宿舍的小天地里,抒发各人的爱好和理想,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同他最要好的有三个挚友,他们都有一腔爱国的热情,经常在小屋子谈论国家兴亡和个人的前程;同时也都爱好音乐,一起听音乐,学口琴、提琴。由于理想和志趣一致,他们结成了“四兄弟”。虽然各人收入都很低,但却不分彼此,总是慷慨无私地互相帮助,真可谓志同道合,亲如手足。

他的“四弟”是位小提琴爱好者,他们非常喜爱音乐,立志走自学的道路。他们到书店找到音乐入门基础理论和介绍世界十大音乐家及其作品的书籍,以及近代西洋音乐史等,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晚上守在收音机旁收听音乐,把好的音乐节目记下来,第二天不惜花二、三元钱去买这张唱片,放在留声机上一遍又一遍地欣赏,常常沉醉在音乐的海洋里。特别是美国著名作曲家福斯特的《故乡和亲人》那婉转动人的旋律,常引起他俩远离故乡

和思念亲人的无限惆怅,开始意识到音乐感人的力量。后来,中玉在新四军作的《流浪者之歌》,很大程度上受此曲影响。

他们对舒伯特、肖邦、斯特劳斯、贝多芬的小夜曲、圆舞曲、梦幻曲、月光曲直至协奏曲、交响曲等大型乐曲,更是百听不厌。他们甚至在星期天穿着破长衫,化上几元钱到兰心大戏院与西装笔挺的先生、袒胸露背的小姐们坐在一起听音乐。开始感到有些不协调,然而当音乐会拉开序幕,他们的顾虑便随着娓娓动人的旋律飞走了。他们省吃俭用,买了一把普通的小提琴,自学起来。刚巧,邻居张昊是位音乐教师,每天晚上从他屋子里传出悠扬的提琴声。这两个酷爱音乐的青年,便鼓足勇气去求教。张老师被他们的求知精神所感动,收下了这两个学生。此后,他们开始正规学习音乐理论、作曲、和声及小提琴的演奏。经过一年,由于老师谆谆教诲,学生勤奋的学,进步很快。中玉参军后,还常把作品寄回给张老师修改,老师非常赞赏他的音乐才华。

东三省沦陷后,热血青年纷纷起来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当时许多抗日歌曲震撼着青年人的心,特别是聂耳、冼星海等革命音乐家的作品,象阵阵战鼓!“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的歌声,唤醒沉睡的人们,催促青年们上战场。还有《义勇军进行曲》、《流浪三部曲》、《新女性》等,深深打动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这些歌曲,使从小受过日本帝国主义欺凌的中玉得

到启录：音乐这个武器，不能去迎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和伤感主义，只有和社会的现实斗争结合，才有力量，才有生命，才能被人民大众所接受，才能产生无比伟大的战斗力量。

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中玉的挚友——大哥志华（他当时已是地下党员，后来与中玉一起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中他也牺牲了），动员中玉到工人夜校去教唱歌，中玉非常兴奋。从此，他经常和一些爱国青年到工人中去，组织读书会，教抗日歌曲，办《红叶周刊》，和工人们一起上街游行，要求抗日，反对内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这一年他过年回家，看到我们姐妹和堂兄弟大都失学在家，生活又十分艰难，便给我们讲国民党的腐败，旧社会的黑暗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又给我们讲了苏联十月革命和陕北红军闹革命的故事。并鼓励我们不要虚度年华，把失学的亲友们组织起来，自己教自己。于是，他帮助我们成立了“家庭读书会”：凡是愿意来学习的人都自己带桌子板凳。我们收集了一些旧课本，用板壁当黑板，由念过初中的教高小，念过高小的教初小。这个办法深得家长和亲友们的赞赏和支持，大家也非常勤奋地学习。他回上海后，又给我们寄来了许多进步的书籍和报刊，还有工人夜校的期刊，还聘请大哥志华作我们读书会的指导。他常常用写信的方式给我们讲革命的故事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还鼓励我们办“家庭半月刊”。没有经费，便发

动我们在后门的坟田旁开荒种菜，义卖给家长和亲友，用义卖来的钱，买了钢板、蜡纸等。大家学着写文章，并和工人夜校的期刊进行交流。这些革命的启蒙教育和活动，逐渐引导我们几个堂兄妹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到处抓爱国青年，上海的工人夜校被迫解散，进步的报刊被封闭，连我们这个小小“读书会”的人也随之劳燕分飞了。

芦沟桥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大地和千千万万的人们。蒋介石被迫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纷纷起来，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志华、中玉也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到宝山一带的战火中去抢救伤员。

上海很快沦陷了，中玉决心到抗日前线去。但这个家怎么办？他爱母亲，爱妹妹，可更爱伟大的祖国。他深深知道，没有国也就没有家。面对家庭现实，他十分苦恼。他们“四兄弟”中，他和志华决定到前线去参加革命，老二和老四由于种种原因留在上海，他们积极支持中玉去参加革命。老四的家庭经济情况较好一些，他主动要求帮助中玉挑起我家的生活重担，以后也确实这样做了。他把自己的薪水每月寄给我母亲，直到我母亲到上海投亲为止。这种无私的友情对中玉来说是多么珍贵！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参加革命斗争的决心。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玉随中国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送伤员去内地。路过宁波，回到家中。母亲多么高兴哪，

满以为这次他可以回到宁波来了。当时我已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天潼难民收容所服务,中玉闻知后,立即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将近三十里路到天潼来看我,并偷偷告诉我,他和志华即将赴抗日前线。他们不放心我在这个团体里,动员我和他们一起参加救护队,一起上前线。我深信哥哥走的路是不会错的,高兴极了,满口答应。但如何向母亲启口呢?虽然我们知道母亲是深明大义的,然而中玉毕竟是她唯一的命根子和希望!但我们相信,只要讲清道理,凡是儿子提出来的,她一定会答应,只是不直接给她说上前线去,怕她一下子接受不了。便说送伤员到安全的大后方去,我们会把每月的薪水寄回家的。我们的母亲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坚强的母亲,她明明知道我们要远走高飞,留也留不住。她忍着泪说:“走吧!你们不走,东洋人打来也是要抓壮丁的。”临走时,她在我们的小小的纪念册上,弯弯扭扭地写了“大刀杀敌”四个大字(她念过三字经)。我们为母亲伟大的民族觉悟和爱国思想流下了滚滚的热泪!

别了,亲爱的母亲! 别了,可爱的故乡!

战 斗 青 春

在战火纷飞的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们从宁波出发,坐在送伤病员的大卡车上,在浙江去安徽的崎岖山路上迂回前进。

平时爱说爱笑的中玉,却显得有些沉默。他是多么

留恋可爱的家乡呀，可她即将沦入敌手！他在想念无依无靠的母亲、妹妹，他在怀念珍贵的友情，还有他的生命之海——音乐、小提琴……一路如锦如画的山山水水，使我们感慨万分。就在这路上，中玉写下了怀念故乡、思念亲人的男女二重唱《流浪者之歌》的初稿。到了皖南，他得到家乡沦陷的消息后，便约我到小山坡上，和他一起唱这支歌：

“崇高的山岭，辽阔的原野，远在天的一方。我思念，梦魂萦回，可爱的故乡。天真的弟妹，衰弱的老娘，远隔天的那一方，我默祝，我默祝你永远地无恙！如今日本强盗的魔手，撕碎了我的家乡，无数父老姐妹遭蹂躏，无数田园土地被焚烧。崇高的山岭，辽阔的原野，白桦树下我的家，到如今，老母弱妹不知在何方？”这发自心底的歌词和扣人心弦的旋律，深深地打动我的心，我们一边唱一边流着泪。他一遍又一遍地认真修改，并设法寄回上海，请老师和挚友们指点。他用黑墨汁端端正正画的五线谱，用红墨水写的歌词，至今仍为他的“四弟”珍藏着。他悲壮的歌声，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到了徽州，将伤病员安顿后，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在城里设了个门诊部。这个队里有党的秘密支部，公开是为当地伤病员服务，实际上是为新四军服务。当时新四军在岩寺设有兵站，我们就以红十字会的名义，通过各种渠道，到上海、香港等地搞枪支弹药和汽车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新四军。中玉经常来往于上海、温州、南昌、